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五 雜纂三

北里志 唐 孫棨

按此志所載事辭猥褻謹删去秖存其目以

符原書卷次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一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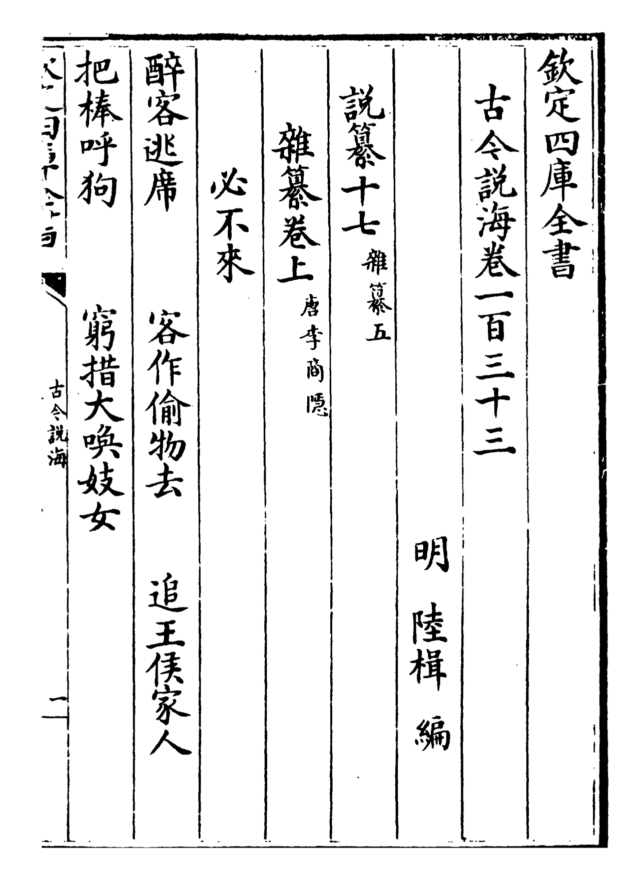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六 雜纂四

青樓集 元黃某

按此集所載事亦褻狎不典謹刪去祇存其目以符原書卷次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二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七 雜纂五

雜纂卷上 唐李商隱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乘涼轎　老翁入娼家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作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不嫌

饑得麤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醵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為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猫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汚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大僚門客發怒　贓濫官打罵公人

姦汙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却空

方謁上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癸遣書題失子弟體

弔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椀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閑腰不持刀砧失厨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駡失節級體

不早晚禮拜念佛失僧尼體

早晚不點檢門户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逃席後不傳語謝主人失賔客體

唱小喏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説所送物好還麽必是不佳

新娶婦却道是前緣必是醜

説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達

説食禄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説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説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落花飛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搗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壓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莊課　說愛寵年紀小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讀書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村縣待賓

驢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新衣

牛背吹笛　乞兒驅儺　散樂打單枝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墻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犯人忌諱　遇見讐家　欠債不償逢主

參謁失禮　醒後聞醉語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曬裩　游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妓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砧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鵲
乞兒夜號　居喪聞樂聲　纔及第便卒

虛度

花時多病　好時節褊迫　閹宦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遭貪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大暑涉長途　對麤人久生

舟中雨漏　茅屋下織濕　守令好尋事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

甲幼傲尊長　僕妾攙言語

武人村夫學書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見紅似熱

入神廟若見鬼　腹大師尼似有孕

重幙下似有人　過屠家覺羶

見水心中凉　見梅齒軟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毬墜馬

對大僚食噎　僧尼新還俗

筵上亂叫喚　攙奪人話柄

著鞋卧人床　未語先笑

作客踏翻臺桌　對丈人丈母唱艷曲

嚼殘魚肉置盤上　横箸在羹椀上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向娼婦吟詩

認他高貴為親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殘食還主人　將男女赴席

誇男女伎倆　奬男女嬌騃

筵上包彈品味　强學時樣妝束

食後不起妨主人　問主人魚肉價

與寡婦認親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自來取　入人房闥取人物看

得人恩不思報　向人花園採果

窮漢説大話　家貧學富人

作客自呼賔　暑月排筵久坐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　惡客不請自來

被醉人纏住不放　物賤無錢買

出門逢債主　與讐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　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强拗　　見人文字强評隲
自不知過强恠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强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説人過　　好説人家密事
棄家耽酒　　圖他酒食作證人
三頭二面趨奉人　　説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有憾於人望人恕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讐妬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鬬雞走馬

讐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筝

養閒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罵詈

賣田了吉凶　將田宅與人作保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舅作渭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話恠尊長

祭亡人却動樂　徑入他人房闥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壻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好廳館不灑掃

有疋帛不裝著　好顏色不解匹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贓罪　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　年少時好閒不習事
不祥

卧喫食　無事嗟歎　卧床上唱曲
露頂喫食　露頂寫字　牽父母作呪誓
搥胷罵人　薦上坐　對日月大小便
散髮　未食椀中先插匙箸

須貧

家有懶婦　早卧晚起　養子不及父
作債追賠　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
抛撒飲食　愛賭博飲酒　漫藏無用物

狼籍米穀　棄業逐樂　家事不愛惜

多蓄愛寵　好遷移不止　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　物貴爭買　物賤反不買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為事

必富

勤求儉用　見藝廣學　常點檢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債負　奴婢解耕織

夜眠早起　家養六畜　耕作不失時

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諸婦和諧　不嫌麄辣　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　買賣不失時　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機藏　結交有智人

臨事覺悟　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

博古知今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奴僕

入門問諱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知禮義廉恥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温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閨房貞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合書啓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衆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隔坐取物

强會

見他文籍强披覽　見他鞍馬逞乘騎

見他弓矢强彈射　見他物件强評價色

見他文字强彈駁　見他人家事强處置

見他鬬打强助拳　見他評論强斷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縱兒子學樂藝　縱兒子寵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不得開人私書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八 雜纂六

雜纂卷中 宋王琪

奴婢相

扱桌高　添水滿　挑燈長

剪燭短　喫乾飯　疾睡著

放物當路　翻著衣裳

易圖謀

鄰舍猫兒　小兒手中物　屬官古畫

難奈何

恃寵婢　有錢惡妻　咬人馬

破活鮎魚　解隱形賊　被裹狗蚤

不得人憐

卒死虔婆　釘手刼賊　偷食猫兒

咬人犬　不孝義兒　別人醜孩兒

使性乞兒　不成器子弟

無憑據

山縣更鼓　選人年歲　廢落廟笅柸

低手圍碁　醉後許物　託魚鴈傳書

牙郎說呪　不封底鎖　買妾問来歷

趂不得

驚馬脫籠　步尋下水船　斜日照人影

醉漢蹴踘　病起人同飯　與村伶合曲

冷淡

念曲子　說雜劇　喫素冷淘

村伶打諢　齋筵聽說話

惡行户

暑月仵作　世代刼墓　行法劊子

少思算

無錢挾妓　低碁趂手下　癡兒使爺錢

借物賽賭　秀才不讀書

不相稱

水手淹殺　師巫魘死　搭材匠跌死

縣尉着賊　糾儀失儀　法司犯法

彩畫溷室　孝服加銀帶　草屋安獸頭

先生懶惰

自做得

木匠帶枷　鐵匠被鎖　師姑袈裟

冶人鍋釜　服内懷孕　僧道犯戒律

好笑

對客泄氣　村妓妝束　長人著短衣

婦人墜馬　村巫降神　口吃人相罵

阻興

訪妓有客　便風無帆　玩月被雲遮

遊山遇雨　元宵大風雨　新婚忽有疾

花時多事　賞花聞鄰家哭聲

不可託人

相新婦　覓女使　往別州追妓

買馬　數散錢

可惜

慳人有錢　好女嫁醜漢　富商據名妓

歌妓被決　新鞋袴蹴踘　綵帛鋪失火

玉器失手　書畫被鼠囓　古銅器重鑄

驢喫牡丹

重難

瘡上喫棒　冬月飲冷酒　暑月赴公筵

煉頂求福　許捨身修寺　陣上帶甲馬

暑月撿屍　大雨中送殯　隆冬騎遠馬

沒用處

漏缾罐　破鞋襪　隔年桃符

舊歷　折針　秃筆

又愛又怕

狗喫熱油　小兒看雜劇　小兒放紙砲

新婚女子　初登山遊玩　村夫看官過

騃人看弄鬼神

不識羞

下第人入期集院　新女壻渾身著新衣

被妓不采强入門　賤物作貴賭輸誇口

不請自来攙坐　誇妻妾端正

邊官誇説兵權　酒食店留得筆帖

不濟事

將女嫁內官　飯後請喫茶

持齋日作客　無錢後斷賭

打殺人後戒酒　臨死許修善

臨渴掘井　江心補漏

斷決後赦到　船行借得鞍乘

臨老及第　酒盡伶人来

大斧傷人手摩挲　落解後試官說文好

暗歡喜

丈夫遠行歸　無子聞女使懷妊

賣棺聞人病重　舉子與試官有闕節

選人得岐路　同行拾得遺棄物

不自量

老漢嫌妻醜　醜妻恨夫要娶妾

落第舉子罵主司　不解作官歎沉滯

客作嫌人家茶飯　大將妻要人呼縣君

低棊要與人下子　巧人作事拙人不伏

老子弟看少妓　惡札人愛使戕紙

富商騎擻控馬　下賤人呼人表德

愛便宜

共喫果子揀大底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

騎別人馬遠出　共被把自家被在上

將生鐵博針　養母狗雌猫

寄槽養馬　將蝦釣鼈

過不得

債屋欠房錢　謁上官被蝨囓

暑月酣睡被蠅擾　狹巷騎馬逢車子

夫妻反目　上司不喜

臨渡無船　逢大官節

難理會

波斯念孔雀經　醉漢寐語

兩人拽斜說話　經紀人市語

杜撰草書　古篆碑額

啞子做手勢　短舌人駡詈

抽亂絲　大官侵占鄰人田土

不識疾遲

急如厠説葛藤話　留未食人喫茶

判狀救火　告搶妻女要依日期

喚老娘逢人閒話　留走馬天使賭賽

發救兵須揀吉日　發倉賑饑待奏報

不識好惡

失火處説好看　看斬人説劊子好手

岸上看人溺水　向燈心皁莢鋪乞錢

養蠶處乞僵蠶　請舉子明年教學

輟不得

問患脚人借拄杖　厨子處借刀

就雨中人借傘　問暑月行人借扇

少道理

不會禪和尚問答　村學堂講書

初學讀書人策論　田夫論朝政

無證見論訟

難忍耐

觀棊被禁不許教　患腹泄人尋厠不著

病起人忌口　小兒灼艾

脚骨上取箭頭　見人說無天理話

没意頭

妓家誇會做活計　對屠兒説買物放生
對將官説儒雅事　對僧道説異端害正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四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九 雜纂七

雜纂卷下 宋蘇軾

叵耐

猾胥曲法取受 監司聞部下贓濫事

見非理論訟平人 知人去上官處損陷

自羞恥

和尚道士有家累　師姑養孩兒

在官贓汚事發　說脫空漏綻

强陪奉

莊家人與妓筵　不飲酒人伴醉漢

對上官說葛藤話　與番使接談

佯不會

對尊官饒棊　問新到僕妾手藝

初到官舊来事體　新僉民兵問力氣

旁不忿

村漢有錢　俗夫有好妻

見初學人及第　無才識人作好官

善人被小人凌辱

不快活

步行着窄鞋　赴尊官筵席

入試遇酷暑　暑月對生客

重囚被鎖縛　　妬妻頭白相守

村裏女壻戴幞頭　　小兒初入學堂

吏胥遇嚴明長官

未足信

賣物人索價説呪　　和尚不喫酒肉

醉漢隔宿請客　　媒人誇好兒女

吏胥小心畏慎　　妓別慟哭如不欲生

敵國講和

陡頓歡喜

窮措大及第　未有嗣生男

遠地得家書　有罪遇赦

富家兒乍入贅女壻

這回得自在

僧尼還俗　宮人放出

重孝服闋　囚徒釋脫

不肖子乍無尊長　寵妾獨得隨任

不圖好

癩子喫猪肉　乞兒突好人

去任官放潑要錢　死因罵法官

刼盜妄引徒伴

怕人知

流配人逃走歸　買得賊贓物

藏匿姦細人　同居私房畜財物

賣馬有毛病　去親戚家避罪

說不得

啞子做夢　舉子就試偶疎脫

醫人自病　行姦被窅辱

賊被狗咬　作官處被家人帯累

藏違禁物被盜　賊贓被人轉取去

善相撲偶輸　處子懷孕

謾不得

曹司對曉事官員　諳熟行市買賣

妬妻不會飲酒　靈利孩兒買物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賊見真贓

小官祖父名　有罪對知證人

改不得

生來劣相　性好偷竊

好說脫空　好笑話人

愛說是非　淫慾無度

謬漢好作文章　口吃人多説話

貪財人愛便宜　不肖子好賭博

還俗僧道舉止　婢作正室有舊態

偷食猫兒

得人惜

學行狹兒　善歌舞小妓　不偷食猫兒

快馬穩善　做活計女壻　會讀書兒子

良僕妾　好書畫　有行止公人

學不得

神仙　天性敏速　才識過人

有膽氣　能飲啖　臨事果斷

忘不得

父母教育　好交友　受恩處

得意文字　少年記誦書

留不得

春雪　暑月盛饌　愛逃席客

潮水　順風下水船　猴猻看果子

窮人粟帛　城門發更後　大官得替後

勸不得

服硫黃　酒病漢　愛賭錢人

醉後相罵　夫妻因婢爭鬧

悔不得

賭錢輸　中酒病　失口許人物

出語容易　作過後事發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見好物失買

怕不得

上陣相殺　夏月餅師　相撲漢拳踢

有罪喫棒　醜婦見舅姑　臺諫官言事

弄潮　上竿

省不得

閩人讀書　諸行市語　番人說話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六至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張紹昴

古今説海卷一百三十六

明 陸楫 編

説纂二十 雜纂八

損齋備忘録 明梅純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夏六月從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八人今畧考其終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

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長子允
恭襲封公爵次子增壽永樂初封定國公曰馮國用官
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追封郢國公子
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公曰鄧
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至御史大
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
襄武子鼎先卒追封信世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
中書左丞相封宣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

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
虜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
平王謚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罪廢弟昇襲
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衛國
公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
改申國曰耿君用官至管軍總管死于戰陣後追封長
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
侯曰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參議早卒子驤官至都督

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蘇州後追
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又方
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
後追封虢國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甥一人曰
李文忠母曹國公主父真駙馬都尉追封隴西王謚恭
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年薨追
封岐陽王謚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一人曰沐英官
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

寧王謚昭靖子春襲侯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已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馮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

滎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營陽侯楊璟　蘄春侯康鐸
永嘉侯朱亮祖　頴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黄彬　宣寧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其因革次
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髙望重連歳曾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隂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滎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

平凉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

論舊封者十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舳艫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穎國公傅友德　　凉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會寧侯張温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蘄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輅　西凉侯濮璵

曰持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營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美

宜春侯黄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郢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虢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蘄國公康茂才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國初將臣封爵土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尚承襲餘皆廢罷徐沐二王御

製為善陰隲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觀
楊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
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毅多智嘗從征陳
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
四為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即應手墜上解所御赤戰
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
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
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卧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夫

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効為父母光即孝矣墓不必廬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公為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勑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公由福建還

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葢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母淑人即公曾孫女也其大寧舊地向既失守遂棄於塞外其軍令皆散置保定等處而獻王則遷

國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侯從子也洪武末出鎮淮安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謂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

其禄自盡其心一無所間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寘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道聖心一而已矣

本朝文章首臣洪武初則學士宋濂所記當時盛美有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所記有三朝聖諭録天順間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録二録近皆印行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於文集爾惜哉

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為未

然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狄梁公始終為唐卒授五王反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為臣而處於所不安矣况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

潛溪文集内一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

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盖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餓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為石此氣壹動志也天地

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世所謂涼燄恐無是理盖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為湯而泉亦有温者陰不能制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為火而燄則火之餘也惡得涼火浣布盖金石之屬其縷若今銅鐵絲綱入火不能遽

化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盖火以木為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燄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感今以一杯水沃束薪熱之且難即消則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

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
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
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
遍九垓極外近聆新水響遥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洽
於是見焉於呼盛哉
太祖征偽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
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

藻豪宕英邁如此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山隙

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
心二詩令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盖石不在禁中故人
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覩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
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凉
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
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
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

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謾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

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
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
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
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
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廣陵茅大芳作詩一時莫能尚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
公時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

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閫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鐵鉉鄧州人也爲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即位擒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

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産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来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隷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無分上下似猶可疑盖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為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别其名歟

尚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文皆無孰謂古文為偽書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為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為弒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曰弒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弒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弒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盖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假智力於其間哉

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制於天氣之急勁旋遶而不可遡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六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纂二十一 雜纂九

復辟錄 闕名

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

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盖為皇儲未立以致如此

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稾於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輗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璡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令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侍上視朝合辭懇請令来報知僉名瑄與璡英不勝忻忭約曰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

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歡騰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論死棄市商輅免還為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

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户盧旺顔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上甚厭之事定日久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訐亨及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

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豊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

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宫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宫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傳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傳

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

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也李賢天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日夜

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軏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敵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内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

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内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宫城門鐵錮牢密叩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

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
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
等何為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
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
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
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升奉天
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
斧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鼓鐘鳴羣臣

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内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盖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蘇材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内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宫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内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

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
蒙宣到郊壇齋宫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
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
循家盖文素善張軏得之軏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
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宫不如就請太上
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轃循不著却與徐有貞
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

往日在人前説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説他見為
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邉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
請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為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
約内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勲有歸權寵
在巳又與亨計必須揑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
在今日早發見陳循辨寃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文第
二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

日拿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丁澄沈敬
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聖旨且監着內
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
貞為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武
清侯石亨等能察機謀共申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
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
張軏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為文安侯都御史

楊善為興濟伯食禄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勑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
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
為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
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
原籍為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
於奉天門欽奉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内賊王誠舒良張

永王勤等搆成邪謀逢迎景泰簒位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内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朕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廝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揺宗社其一班姦黨陳循蕭鎡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復位這廝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

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圖危宗社的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徳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内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張軏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

儲張鳳調南京户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騄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欒惲程南雲蔡翼嚴增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勑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

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其語尤詳水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

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同上

天順初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閔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内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

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攬擭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内閣臣條進藁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宫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内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

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怨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

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天順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

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自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户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餘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上曰然即從之天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

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替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拒臨

清泱髙郵之堤以絶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
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敵入延綏命亨征之
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
司除代未遇待遇爲之不晩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
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
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
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

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吴瑾錦衣指揮同知逯杲等前夕指揮丕勒瑪哈穆特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内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心腹天順初呼名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

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贓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馬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陜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盖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

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子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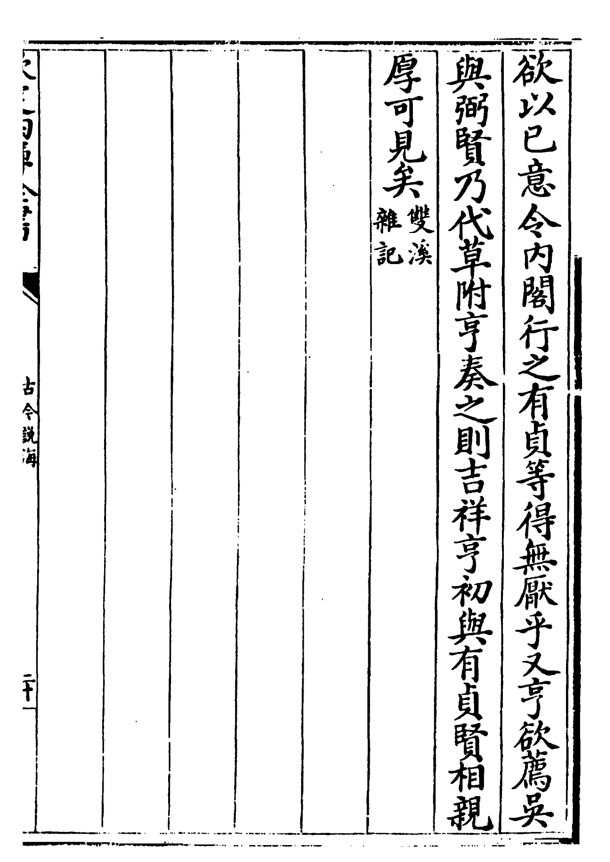
為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

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進本請急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寛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盖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閉此賊擁入縱横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天順日録

吉祥初傳太后勑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然不通

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説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為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翺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令調出謙意深銜之嗾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為謙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為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為

知于讒諆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録及蕭維
禎所構獄案日録内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藴又言有
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
貞害讒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録屢言文曜黨讒
士林非笑夫讒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
為宦官所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専其
功遂致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為吉祥亨所引用而慮
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来閣議事則



欲以已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雙溪雜記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十七

